

一本堂行餘醫學言

三四瘧

蟲

i 97

4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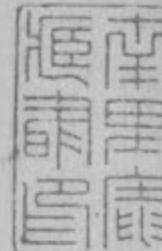
IP-2
4

No. 2196
12/97



富士川支庫

1372



一本堂行餘醫言卷之四

平安 香川修德太沖父 著

蟲

夫蟲之生也。未有不皆因淫鬱幽滯而蒸熱也。蓋人之元氣健運強行。無少鬱滯。則蒸熱何因而生。蒸熱不生。則元氣清爽平快。固無病患。而今也元氣纔少。淫鬱幽滯。則蒸熱乃生。蒸熱已生。則諸患隨起。蟲亦生焉。但蟲者。熱之微。亦不生。熱之甚。亦不生。其熱之蒸蒸。而鬱而不通暢。則元

于余醫言

蟲

一

一本堂義書

氣壅遏蟲於焉生生則不堪在內而必出。在胃則吐出。在腸則下出。少者一二條。多者十餘條。甚者至數十條。有頻生而頻出者。有數日而生而出者。有日生而日日出者。其證多端。不可窮盡。間有內生而不外出者。如此者。其害匪輕。凡稱蟲者。唯蜘蛛最居多。其生也必直出。如小兒每然。蓋小兒元氣猶未十分強壯。故飽食則元氣專奔命於胃中。而腸間元氣微怠慢。而鬱滯已鬱滯而蒸熱。則蟲乃直生而下出矣。若水穀速入腸中。腸中充滿。則元氣專奔。

命於腸間。而胃中之氣微怠慢而鬱滯。已鬱滯而蒸熱。則蟲乃隨生而吐出矣。腸胃上下。蟲之生出。其化機俱同。此止蟲之生出。而其後無何患害。以元氣尋乃健運也。如乳食兒亦然。雖大人亦不異。唯大人則元氣剛強。固無緣生蟲。苟有少鬱滯之人。蟲必生出。止是一生出。而不再出者。乃是一旦之事。而非有病害。若頻生頻出者。由腸胃鬱熱化蟲成熟路也。上出則爲吐。下出則爲下。如此者。不早治。則他證隨起。不可不施治也。若內生而不外出者。患

狀不一此以元氣急慢太甚。不得發越而驅出也。如此者或腹痛如刺如撞。或胸痛脇痛。或乾嘔。或吐食吐痰。或惡心嘈雜。或吐酸水。或噫醋氣。或頻乾噫。或目眩頭重。或腹鳴雷沸。或背痛腰重。或腿股重痛。或泄。或祕。或放屁惡臭。或腹脹似鼓脹狀。或小腹冤熱。或兩脅脹悶。或背微惡寒。或蒸蒸微熱。或口涌清水。或頻吐噦。或鼻聞異臭。或惡梗飯。喫他物。或偏嗜一物。或喫生米。茶葉浮炭。或喫燒土。俗所謂土師。呼爲葛宏刺傑者。或喫手爪甲。種種證候。不可盡述。又有

奇怪不可名狀。尋常至希。所不見聞之疾。多是蟲證。且此證與癥相爲影響。故世醫呼小兒疾。多爲蟲證者。若非癥。則必是癥。而蟲亦間有之。其證或蒸蒸微熱。有癥。或多食多飲。或癥。或性急。多怒。多怒。多癥。或軀啼號哭。多癥。或食後懶倦。長坐不立。或癥。或目眶赤爛。鼻下赤爛。涎流。頤赤爛。多蟲。或腹脹體瘦。有癥。有蟲。等是也。若槩謂之蟲證者。非也。須審察詳辨。施設救療之方法。慎勿誤矣。俗稱蟲出者。猶云蟲生_子所爲也。非謂吐下出也。乃上所謂癥癥蟲。三證相似。

非必皆是蟲之所爲也。宜謹診候細別治術。靈素論蟲甚疎不足據取。

靈樞云肘後驪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

論疾診尺篇

又云脾脉微滑爲蟲毒蛟螭腹熱

邪氣藏府病形篇

又云腸中有蟲瘕及蛟螭皆不可取以小鍼心腸痛懷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螭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鍼也

厥病篇

又云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噉出

五癃津液別篇

又云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

口問篇

又云氣爲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爲下膈下膈者食啐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

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
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
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
熱上膈

篇

素問云胃熱之狀歟而嘔嘔甚則長蟲出歟論

又云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脈要精

又云歲木不及蟲食甘黃脾土受邪

氣交變大論

又云歲土不及復則蟲食甘黃氣客於脾

同

張機始說吐蛻厥厥

傷寒論云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蛻下之利不止○又云傷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非爲蛻厥也蛻厥者其人當吐蛻令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藏寒蛻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蛻間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蛻厥者烏梅圓主之○又云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蛻

名醫別錄乾漆去蠍蟲、蘿蔔菌同莧實、殺蠍棟根蠍蟲、酸櫻東

上同

行根等條

同上

○甲乙經

同上

千金方

外臺祕要

所引肘後方

集驗方

廣濟方

必効方

皆同又外臺祕要所引肘後方集驗方廣濟方必効方

皆同又外臺祕要所引肘後方集驗方廣濟方必効方

千金方有作蛔者

病源候論已下皆同

病源候論云、蛻蟲者是九蟲內之一蟲也長一尺亦有長五六寸或因府藏虛弱而動或因食甘肥而動其發

動則腹中痛發作腫聚去來上下痛有休息亦攻心痛口喜吐涎及吐清水貫傷心者則以診其脉腹中痛其脉法當沈弱弦今反脉洪而大則是蛻蟲也○千金方云少小有蛻蟲結在腹中數發腹痛微下白汁吐悶寒熱飲食不生肌皮肉痿黃四肢不相勝舉

按古專稱三蟲

神農本草二十餘條白芷、理石、長石、粉錫、天門冬、薏苡、仁根、蕷蕪、蕷、鴛尾、青葙子、貫眾、萹蓄、蚤休、蕷夷、吳茱萸根、赭魁、厚朴、雷丸、棟實、桐皮、梓白皮、白僵蠶、蜈蚣、白頭蛇、蛇麝香等、或曰去、或曰下、或曰殺

或曰、名醫別錄數條、通艸石長生、蘿含香、檳榔、桃花、榧實等是也。

病源候論云、三蟲者、長蟲赤蟲、蟯蟲也。爲三蟲猶是九蟲之數也。長蟲、蟯蟲也。長一尺、動則吐清水出、則心痛貫心、則久赤蟲狀如生肉、動則腸鳴、蟯蟲至細微形如菜蟲也。居胴腸間多則爲痔極則爲癩、因人瘡處以生諸癰疽癬瘻瘍疥癬蟲無所不爲此既足九蟲內之三者而今別立名當以其三種偏發動成病故謂之三蟲也。○按外臺秘要引肘後方云、三蟲者謂長蟲赤蟲蟯蟲也。

蟲也乃有九種而蟯蟲及寸白人多病之寸白從食牛肉飲白酒所成相連一尺則殺人服藥下之須結裏潰然出盡乃佳若斷者相生未已更宜速除之蟯蟲多是小兒患之大人亦有其病令人心痛清朝口吐汁煩燥則是也。范汪備急亦稱三虫○余謂蟲之至長莫過於寸白蟲故長蟲應是寸白蟲也。蟯蟲固淡紅色雖謂之赤蟲而無不可也。觀肘後解三蟲其下云、蟯蟲及寸白人多病之則赤蟲固不當謂之寸白乃其爲以寸白當長蟲必明

矣

名醫別錄始言五蟲而無名目。千金外臺說五藏蟲充之。
名醫別錄蜂子條云大人小兒腹中五蟲從口吐出者。
外臺祕要立五藏蟲門引刪繁療脾勞有白蟲長一寸。
在脾爲病令人好嘔而胃中駭駭一作嘔而不吐出。又
療肺勞熱損生肺蟲形如蠶在肺爲病令人欬逆氣喘。
或謂憂恚氣隔寒熱皆從勞之所生名曰膏肓無心肝腎三證。
千金方云肝勞生長蟲在肝爲病恐畏不安眼中心勞。

熱傷心有長蟲名曰蠶長一尺貫心爲病脾勞熱有白
蟲在脾中爲病令人好嘔肺勞熱生蟲在肺爲病腎勞
熱四肢腫急蟯蟲狀如菜蟲在腎中爲病。

千金謂勞則生熱熱則生蟲心蟲曰蛔脾蟲寸白腎蟲
如寸截絲縷肝蟲如爛杏肺蟲如蠶五蟲皆能殺人惟
肺蟲爲急肺蟲居肺葉之內蝕人肺系故成瘻疾咯血
聲嘶藥所不到治之爲難有人說道藏中載諸蟲頭皆
向下行唯自初一至初五以前頭上行故用藥者多取

月朏以前蓋謂此也

九蟲之稱肇於巢元方而後世論蟲證者皆遵用而不違
遂馴致如張從政蟲論之煩鑿葛可久勞蟲之怪妄總由
不知要約漫迷多端而然也今畧舉而辨駁焉

病源候論云九蟲者一曰伏蟲長四分二曰蛻蟲長一
尺三曰白蟲長一寸四曰肉蟲狀如爛杏五曰肺蟲狀
如蠶六曰胃蟲狀如蝦蟆七曰弱蟲狀如瓜瓣八曰赤
蟲狀如生肉九曰蟇蟲至細微形如菜蟲伏蟲群蟲之

主也蛻蟲貫心則殺人白蟲相生子孫轉大長至四五
尺亦能殺人肉蟲令人煩滿肺蟲令人欬嗽胃蟲令人
嘔逆吐喜噦弱蟲又名膈蟲令人多唾赤蟲令人腸鳴
蟇蟲居胴腸多則爲痔極則爲癩因人瘡處以生諸癰
疽癬瘻瘍亦齲蟲無所不爲人亦不必盡有有亦不必
盡多或偏有或偏無者此諸蟲依腸胃之間若府藏氣
實則不爲害若虛則能侵蝕隨其蟲之動而能變成諸
患也○外臺秘要所引集驗方以下皆同

千金方云論曰人腹中有尸蟲此物與人俱生而爲人
大害尸蟲之形狀似大馬尾或如薄筋依脾而居乃有
頭尾皆長三寸又有九蟲此以下與病源候類同但偏無下云婦人常
多其蟲凶惡人之極患也

仁齋直指云經云人身中有八萬尸蟲若無即人身不
成不立尸蟲與人俱生狀如馬尾或如薄筋出則在脾
入則五臟之俞居之然人亦不必盡有有亦不必盡多
也古方論臟腑九蟲多寡有無固未可知亦當備識其

名目九蟲同上、蛻蟲俗謂之食蟲其他皆由臟腑不實脾胃
俱虛雜食生冷甘肥油膩鹹藏等物節宜不時腐敗停
滯所以發動蟲之爲候嘔惡吐涎口出清沫痛有去來
乍作乍止外此又有兒童疳瘡昏睡煩燥鼻爛汁臭齒
齦生瘡下利黑血支集疳論附之其傷寒濕瘡證候蟲
食下部爲狐下唇有瘡蟲食其臟爲惑上唇有瘡活人
總括言之詳矣○古今醫統云經云人身中有八萬屍
蟲若無即人身不成不立此虫蟲與人俱生而生者蓋

亥蟲即食蟲是也。凡人飲食五味具焉，濕熟化焉。此蟲即與飲食之糟粕轉化而有生，故人身中之所必有也。而亦不可絕無也。經曰：八萬亦過矣。○八萬尸蟲說始見病源候論。其稱經者，不知何書疑是佛書。其妄談固不須辨。故徐春甫既云過矣，可以見耳。

儒門事親云巢氏之衍九蟲三疊詳矣然蟲之變不可勝窮要之皆以濕熱爲主不可純歸三氣虛與食生具巢氏之衍九蟲也曰伏蛇白肉肺胃弱赤蟻此下與病源候論同

唯文字有三疊者濕匱心疊病匱病源候論有此三疊少異同耳三疊者濕匱心疊病匱條耳而無三疊名巢氏之論卷蟲匱爲病之狀固詳矣然蟲之變卷此數者天地之閒氣之所至百蟲爭出如歛陰所至爲毛化其應春其蟲毛其畜犬其應夏其蟲羽其畜馬其應長夏其蟲其蟲介其畜雞其應冬其蟲鱗其畜彘此下複煩去其臟肝脾其蟲毛介其臟心肺其蟲羽鱗其臟脾腎其蟲保毛其臟肺肝其蟲介羽其臟腎心其蟲鱗保地氣制已勝天氣制勝已天制色地制形色者青黃赤白

黑形者毛羽倮介鱗其生也胎卵濕化其成也跂行飛走故五氣五味根于中五色五類形于外而有一歲之中互有勝復故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居泉毛蟲育倮蟲耗羽蟲不育少陰司天羽蟲靜介蟲育毛蟲不成居泉羽蟲育介蟲耗不育太陰司天倮蟲靜鱗蟲育羽蟲不成居泉倮蟲育鱗蟲不成少陽司天羽蟲靜毛蟲育倮蟲不成居泉羽蟲育介蟲耗毛蟲不育陽明司天介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居泉介蟲育毛蟲

耗羽蟲不成太陽司天鱗蟲靜倮蟲育居泉鱗蟲耗倮蟲不成如風勝則倮蟲不滋此之類也皆五行之相剋也唯濕復則鱗見于陸爲濕土相剋水長則反增水鱗雖炎然見于陸則反當从故不同也已上皆信運氣生不足切巢氏言脾胃虛而爲水濕所乘者非也乃脾胃大甚熱爲水濕多也以玄珠考之蟲得木之氣乃生得雨之氣乃化以知非厥陰風木之氣不生非太陰濕土之氣不成豈非風木主熱雨澤主濕所致耶玄珠密語全是一運氣

之邪說、何可信乎、以此爲引證、即是同類相黨耳、且風木固非熟夫不生于少陰少陽之熱、而生于風木者、抑何耶、竟不免強誣耳、故五行之中皆有蟲、惟金之中其蟲寡、冰之中無蟲、且諸木有蠹、諸果有螟、諸菜有蟲、諸菽有蟻、五穀有螟、螣、蝥、蟹、蠶、麥、朽、蛾、螽、粟、破蟲、出草腐而螢、蚊、糞積而蝣、蚋、若此者皆木之蟲也、烈火之中有鼠、燬灰之中有蠅、若此者皆火之蟲也、土中盤蛇坯中走蚓、穴蟻墻蝎、田蠍、崖蠍、若此者皆土之蟲也、科蚪孕於古池、蛭、馬躍於荒湫、魚滿江湖、蛟龍藏海、若此者皆水中之蟲也。

昔有冶者碎一破釜、將入火爐、其鐵斷處窠臼中有一蟲、如米中蟲、其色正赤、此金烹餚不啻千萬、不知何以生、了不可曉、亦金火之氣也、惟冰之中、未嘗見蟲焉、北方雖有冰鼠、止是食冰、非生于冰也、乃知木火屬春夏濕土屬季夏水、從土化故多蟲、金從秋氣冰從冬氣故無蟲焉、此欲強成濕熟生蟲、水寒不生蟲之說、牽強附會、妄作過鑿、以不可奈何、水、中多生魚蠶、故言辟邪詖、未有誣甚於此者矣、若以生物有被、鞠有麴蟲、鹽有醬蟲、醯有醯蟲、飲食停久皆有蟲、若以爲動物不

生蟲如戶樞不蠹之類然勤勞之人亦有蟲豈有不動者耶且文籍衣服故不閱不衣而不蠹然非經季夏陰注或暴乾不待冷納于笥中亦不生蟲蠹也或瓮傍地濕鼠婦來朋墻下壤乾狗蚤居中豈均生于濕耶蓋蚤雖不生于濕亦有生于冬熱則蟲生寒則不生理故然也夫蟲之所居必于脾胃深處藥之所過在于中流蟲聞藥氣而避之群者安得取之予之法先令饑甚次以檳榔雷丸爲引予別下蟲藥大下十數行可以搐而空其方中此不具陳也

澧上張子政用此法下蟲數百相啞長丈餘若夫瘡久而蟲蛆者以木香檳榔散傳之神良別有陞蛆之藥皆瑯邪代醉編云世間萬物無不生蟲艸木土之中生蟲至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蟲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爲火浣布而火南雞亦食火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糓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著儒門事親書云某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

泡鎚破有一紅蟲其走如飛其首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蟲也鮮于伯機述北方古寺中鐵鍋聲如牛吼破出紅蟲凡數百枚尤異丹陽人採碑於積石之下得自然圓石如拳破之有一蟲出於中似蠍螬狀蠕蠕能動人不能熟識因棄之後有人語之曰人欲求富貴莫如得石中金蠍畜之則寶貨自至詢其狀則石中蠍螬也五色○此謂雪中生蛆即是冰中之蟲也欲破張從政之偏迷故併書焉

醫說云蛇蟲九蟲之數人腹中皆有之小兒失乳而哺早或食甜過多胃虛蟲動令人腹痛惡心口吐清水腹上有青筋火煨使君子與食以殼煎湯送下甚妙然世人多於臨臥服之又無日分多不驗唯是於月初四五閒五更服之至日午前蟲盡下可以和胃溫平藥一兩日調理之不可多也凡蟲在人腹中月上旬頭向上中旬橫之下旬頭向下故中下的用藥即不入蟲口所以不驗也牛馬之生子上旬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並

肩而行下旬生者後隨之猫之食鼠亦然上旬食上段中旬中段下旬下段自然之理物皆由之而莫知之餘證治準繩景岳全書並舉之○余家久畜貓每觀其食鼠未嘗見一回如是矣必定食頭而次及下吁亦妄哉俞弁續醫說引本事方其後云又姚寬西溪叢話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用獺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日肺蟲上行也二說小異姑兩存之以備參考

赤水玄珠云予在吳下時有同志友吳生諱震號九宜

者博雅君子也每與予討論多善予一日偶談及鼓脹乃詰予曰鼓有蟲否乎予卒不敢應俛思久之對曰或有之當以疑辭對者蓋以目未見而書無考也按許學士本事方云臍腹四肢悉腫者爲水但只腹脹而四肢不甚腫者爲蠱註謂蠱即鼓脹也由是參之古人曾以蠱鼓同名矣且蠱以三虫爲首豈無旨哉愚謂鼓脹即今云氣虛中滿是也以其外堅中空腹皮綳急有似于鼓故以鼓脹名也彼蠱證者中實有物積聚已久濕熱

靈樞已云蠱非始子許靈樞本草方者脉証何爲如是

生蟲理或有之吳生曰子質何其敏也予嘗病鼓三載腹大如箕時或脹痛四肢瘦削三吳名劑歷嘗不瘳吳俗久者多用火葵燒至腹忽響聲如炮人皆駭然乃見蟲從腹中炮出高二三丈許燒所之天爲昏俄而墜地細視之皆蛔也不下千萬數大者長尺餘蟲腹中復生小蟲多者十五六條或十數條或五六條蟲在人腹中蕃息如此曷不令人脹哉區區藥劑豈易瘳哉顧蟲以多蟲爲首于義始見許之以蟲名鼓者旨可徵矣惜

乎諸書未有言及予既爲後人立言幸繹數方以備後之治鼓疾者知有此蟲字義也予聞之恍然如夢始覺然猶未親見其異也歲萬曆癸巳赴督漕理刑吳比部之召而至淮陰有王鄉宦者其子年十六新娶後腹脹大按之有塊形如稍瓜四肢瘦削發熱晝夜不退已年半矣族醫惟以退熱消脹之劑投之其脹愈大其熱愈熾甚且喉中兩耳俱瘡余診視之脉滑數望其唇則紅其腹即疼又多嗜肥甘余思諸凡腹疼者唇色淡不嗜

飲食今若此得非蟲乎投以阿魏積塊丸服之果下蟲數十者大者二一紅一黑長尺餘蟲身紅線自首貫尾蟲腹中有蟲大者數條小者亦三四條蟲下則熱漸減脹漸消三下而愈此余所親治者益信前聞之不虛也

古今醫統云治蟲之方固多而用之者不知其法則亦不能下蟲而徒瀉其虛也如丹溪云蟲頭向下之時必須俟其向上法當行於月半之前也若蟲得食則不食藥亦不能下蟲而徒瀉其虛也故雖有方不知其法而

方弗效也凡欲下蟲必先一日不食而使蟲飢次早五更用油煎肉嚼之良久腹內蟲間肉香頭皆向上而欲食方以雞殼煎餅和藥嚼而食之須臾服葱湯或白水少少以助藥力下行不踰時而蟲俱下甚至數升然後以白粥補之隨服補劑調理胃氣斯充而諸疾悉愈又云飲食之入於胃也非濕與熱則不能腐化化則蟲之隨以有其形而與糟粕俱出於大腸者也醫家五月令日腐草化爲螢斯時也濕熱俱盛故腐即化人之飲

食可以類推。今夫飲食濕熱腐化而爲蟲，此固理之可有，而不可多也。惟其不節，恣食厚味，生冷則邪氣偏盛，濕熱太過，是以蟲生。過多，則爲害。故有腹痛、食少、嘔吐、清水之病，生而漸至于羸瘠而危者有矣。

景岳全書云：凡吐蛻者，必因病而吐。蛻非由蛻而致吐也，故不必治其蛻，而但治其所以吐，則蛻自止矣。有因胃火而吐蛻者，以內熱之甚，蛻無所容而出也。但清其火，火清而蛻自靜。有因胃寒而吐蛻者，以內寒之甚，蛻

不能存而出也。但溫其胃，胃煖而蛻自安。有因胃虛無食而吐蛻者，以倉廩空虛，蛻因求食而上出也。此胃氣大虛之候，速宜補胃溫中，以防根本之敗。以上三者，固皆治蛻之法。然蛻有死者，有活者。若吐死蛻，則但治嘔如前可也。若活蛻上出不已，則不得不有以逐之。蓋蛻性畏酸畏苦，但加烏梅爲佐使，則蛻自伏也。若胃實火盛者，可加苦棟根或黃連，亦善。

論曰：天地之大德，謂生。蓋天地唯以生生爲心，而美惡良

毒。非有所擇矣。人亦萬物之一。而其貴其靈。無復比駢。豈萬物之所可伍乎。雖謂有天地而後有人。而非人則無見知之。斥言之。則天地之爲天地者。以有人也。賴人而後知言。天地。則是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非有人。則不可以言。不可以知。是故莫貴於人。亦莫靈於人。故其中舉一人爲首領。以主天下之政。以天地爲父母。謂之天之子。所謂大君。吾父母之宗子。是也。天固不言。故代之以言。而遂成天地之性。豈非貴而靈乎。故凡山河草木。禽獸蟲魚。皆以爲。

俸祿養人。禮註云。人爲保蟲之長者。大非也。月令人何以蟲名乎。夫蟲者。自禽獸蟲魚。以至跂行喙息之微。皆莫非是天地氤氳煦煦之造化。其中有雙翼者。二足者。四翅者。鷙者。馴者。山林居者。家畜者。四足者。角者。牙者。鱗者。鬚者。海產者。河產者。介者。殼者。保者。八足者。百足者。六足者。又有鳳鸞。孔雀。麒麟。獮象。鼈。鼉。蛟龍。又有蛇。蠶。雞。蚤。蟲。蚊。大小長短。強弱剛柔。飛走潛蟄。游泳屈伸。鳴息蠕動。皆莫不成其性。此乃天地陰陽。元氣交感之狀情。而兩間諸

蟲所生。如是其大者皆能交接而胎生卵生。莫不蕃息至細微者。多是化生。而及其已生。則亦皆莫不孳尾。而卵生滋多。此所以生生不息之體也。至人腹中生蟲。亦猶如此。即是元氣蒸蒸之所爲。奚有異哉。而人腹中所生。唯蛦蟲爲最多。其次寸白蟲也。蛦蟲爲少。自靈樞至張仲景俱說蛦蟲及神農本草名醫別錄。始稱三蟲。即是蛦蟲。寸白蟲。蛦蟲也。至巢元方肇說九蟲。此爲泛濫之本。而其所謂蛦蟲。白蟲。蛦蟲。即三蟲也。伏蟲亦蛦蟲之小者耳。其肺。胃。蟲。

蟲肉蟲弱蟲赤蟲。希有之事。乃百年之間一二見之者。何足以爲法則乎。皆可刪去名目也。又名醫別錄。千金方。外臺祕要所引。刪繁方等。說五藏蟲者。猶是寸白蟲。蛦蟲。爲多。及本事方。既舉如爛杏。如蠶等說。非也。如孫思邈曰。人腹中有蟲。戶與人俱生。既是不可信也。况至如楊士瀛曰。身中有八萬尸蟲。若無。即人身不成不立。則妄誕莫甚焉。雖焚棄此書可也。徐春甫猶且疑焉。唯曰過矣。惜乎不直斥其妄也。如張從政。厭巢氏論諸蟲也。欲誇其詳。反過大。

鑿其所立論專據運氣生。尅勝復配當。因司天在泉舉蟲之成育不成育。及牽扯玄珠密語爲考證。既不知其皆邪說。而煩猥特爲可厭矣。况欲主張濕熱生蟲之說。而謂以風木之熱而生。以濕土之濕而成。金之中蟲寡冰之中無蟲。水從土化。故多蟲甚矣哉。其愚暗亦夫。運氣全足邪說。固不足取也。張也信之以爲極致。乃是方技者流之陋。何須辨焉。假令運氣之說有之。不生于少陰少陽之熱。而生于風木之熱者。抑何耶。非亦運氣中之偏見乎。草木金石。

固不能離土而存。此雖謂從土化可也。而不是之言。而反謂水從土化。此欲援水寒不生物之說。強作誣言耳。彼所謂土化者。即地氣也。土即地也。固非四者之比。乃地中蒸。蒸之氣。生生不息。何物不生化。亦是天之煦煦之氣。貫徹地中。無所不至。離地以上。皆天也。其天間之氣。即地中蒸。蒸之氣。天地交感。生生不息。造化之機。如此之極。非張等方伎之眼所能知也。且河海深淵不測之大水。豈底傍土氣之所可勝乎。水中之氣。即天地之化氣。生生不息者。水

中之所生。比諸物特爲最夥。大者海鰐。其最大之極長數百丈。大不知幾許圍。雖莊周妄言之。鯤不可過也。小者蝦苗。鯉卵。不知一塲之地。幾千萬億矣。有大鱗之屬。細鱗之屬。無鱗之屬。龜鼈之屬。蛤蚌貝殼之屬。決明石礎之屬。鳥賊章舉之屬。沙噀海蛇之屬。琵琶鍋蓋之屬。水牛水虎之屬。獐獑豚臚之屬。蟹之屬。蝦之屬。金鯽之屬。銀魚之屬。及龜鼈蛟龍。人魚和尚。變怪奇異。不可名狀之物。皆無不生于水之中。故欲誣以此爲土化。豈其理哉。又謂金之中蟲。

寡冰之中無蟲。此不能奈何。水之中多生蟲。故舉冰欲成臆說。捉雲捕風。過鑿妄意。孰甚於此耶。且金中固生蟲。雪裏亦生蛆。雖未親見。而冰中亦當有蟲。天地造化。何物不生蟲。又不問燥濕動靜。皆莫非斯理。而區區以寒熱強辨。竟非正論。嗚呼。天地化化生生。煦煦蒸蒸之氣機。豈亦張從政之所。能知乎哉。又自朱震亨以下。楊士瀛。張景岳。并徐春甫。或云蟲頭向上。向下。上行下行。上半月。下半月。月初四五。五六。日分臨臥等說。皆妄說也。不暇一一辨焉。唯

張介賓稍得能知

景岳全書云治蟲之法按丹溪云上半月蟲頭向上易治下半月蟲頭向下難治先以肉汁或糖蜜引蟲頭向上然後用藥此皆法之善者然此惟緩治之法耳然蟲證甚急又安能必待其時乎且以望前望後辨蟲頭亦若渺茫無據惟先用香餌而蟲頭可引豈非望後之治亦自有法又何慮其難治也

又如孫子奎不知因蟲爲腹脹間有此證而以此爲鼓脹

且不知以蠱本與鼓同音代書充之而強就蠱字作種種臆說亦可謂過鑿矣又如濕熱者古今醫家宿習之陋弊沈痼難破其說冗長今不贅焉又如張介賓云因病吐蠍非因蠍致吐故不治蠍而治其所以吐則蠍自止者非也每觀因蠍致吐治蠍而吐止者多矣其說不亦戾乎又謂因胃火因胃寒因胃虛及由虫蠍活蠍異治者亦近泛濫無要蠍蟲究竟腸胃之鬱蒸使然耳非有他因也若夫區區之強辯皆由不知天地人身氣化之所以然也

又有稱長蟲者。或云蛇。或云寸白。辨別難明。

神農本草經。菌生漆去長蟲。白頸蛇等條。並云殺蟲。○

按素問云。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欬要精。此長蟲。

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脉要精。微論。此長蟲。

已見素問。又按巢元方云。長蟲爲寸白。未決。孰是。否。短蟲。即
引肘後方文。似直以長蟲爲寸白。未決。孰是。否。短蟲。即
蛻蟲也。

以其寸寸爲節。而白故稱寸白蟲。寸。即今之曲尺六分餘。長者。至十

丈餘。短者四五尺。至一二丈。細似麪線。又有大如指廣薄如厚紙者。又謂寸白至一尺。則殺人者亦非也。詳見下

都下有平巖道智者。年六十餘。一日上廁。糞後有如麪線者。出已及一尺餘。大怪。以剔牙杖纏之。久而不斷。強引斷而止。既出廁。股間覺冷。以爲向之白條。猶未盡。復上廁。以廢筋繩之。久之纔出盡。乃伸其前後所纏。則殆八丈餘。此即寸白蟲之自然而下者也。其他長五丈六丈者。予已見十餘人。又太官里姜家清某。患腰痛。或作

或止只重墜不可言喻。予曰：此恐疝之生蟲者也耳。乃十六俞十八俞腰眼上髎數日忽覺裏急上廁下白物一團大如指廣薄如厚綾白而光滑其長不可知。腰痛頓愈爾後終成滯患歲或二發或三發數年自愈此亦寸白蟲之大者也。

按寸白之名始見名醫別錄。

名醫別錄貫衆去寸桑根白皮蘿蔔橘同檳榔白殺寸蕪荑逐寸酸櫻東行根寸白雷丸寸白出自不出不止等條所云是也。

稱白蟲者自神農本艸已言之。

神農本艸蠶實蔓荆狼牙等條並云去白蟲又名醫別錄連翹衛矛黃石脂辛夷郁李根去白蟲曾青殺白蟲雷丸白蟲等條並云。

病源候論云寸白者九蟲內之一蟲也長一寸而色白形小褊因府藏虛弱而能發動或云飲白酒以桑枝貫牛肉炙食并生栗所成又云食生魚後即飲乳酪亦令生之其發動則損人精氣腰脚疼痛又云此蟲生長一

尺則令人死。又云白蟲長一寸相生子孫轉大長至四五尺亦能殺人。按千金方作子孫中多其母轉大

千金方有治寸白蟲方又有治脾勞熱有白蟲在脾中爲病令人好嘔下蟲方。○按外臺祕要所引千金療寸白蟲化爲水泄出永除方
榧子、檳榔、蕪荑。今考千金方無此文又無此方。

外臺祕要寸白蟲方中所引廣濟療白蟲如馬蘭葉大於下部多不盡以刀截斷者令人漸漸羸瘦石櫻湯方

醋石榴根蕪荑

又有肘後方范汪方備急方救急方崔氏

方並療白蟲方皆入寸白蟲方內則此白蟲即爲寸白蟲甚明矣又刪繁方有療白蟲方

張杲醫說云趙子山字景高寓居邵武軍天王寺苦寸

白蟲爲撓醫者戒云是疾當止酒而以素所耽嗜欲罷不能一夕醉於外舍歸已夜半口乾咽燥倉卒無湯飲遙廊廡間有甕水月色下照瑩然可掬即酌而飲之其甘如飴連盡數酌乃就寢迨曉蟲止盈席覺心腹頓寬宿疾遂愈一家皆驚異驗其所由蓋寺僕日織草履浸

又云蔡定夫戰之子康積苦寸白爲孽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東引根煎湯調服之先炙肥豬肉一大巒寘口中嚥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即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啞啖之意故空群爭赴之覺胸中如萬箭攻攢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雷鳴急登廁蟲下如傾命僕以杖挑撥旨聯綿成串幾長

數丈尚蠕蠕能動舉而拋於溪流宿患頓愈姑廣其傳以濟後人庚志

許叔微本事方云良方療寸白用錫沙羌荑檳榔者極佳予宜和中每覺心中多嘈雜意謂飲作又疑是蟲漫依良方所說服翼日下蟲二條一長二尺五寸頭扁濶尾尖銳每寸作一節斑斑如錦紋一條皆寸斷矣千金謂勞則生熟熟則生蟲心蟲曰蛔脾蟲寸白腎蟲如寸截絲縷肝蟲如爛杏肺蟲如蠶五蟲皆能殺人惟肺蟲

爲急肺蟲居肺葉之內，蝕人肺系，故成瘵疾，咯血聲嘶，藥所不到，治之爲難。有人說道藏中載諸蟲頭皆向下，行唯自初一至初五以前，頭上行，故用藥者多取月胞以前，蓋謂是也。○仁齋直指以下皆同。

江瓘名醫類案云：青陽夏威宗陽家素業醫，任江陰訓導，有主貞之父，患腹脹，求其診視，乃曰：脉洪而大，濕熱生蟲之象。况飲食如常，非水腫蟲脹之證。以石榴皮、椿樹東行根加檳榔三味各五錢，長流水煎空心頓服之。

少頃，腹作大痛，瀉下長蟲一丈許，遂愈。客坐新聞。○證治準繩亦引之。

張介賓景岳全書云：此蟲長寸許，色白，其狀如蛆，母子相生，有獨行者，有箇箇相接，不斷者，故能長至一二丈，蟻蟲者，微細之蛆也。但不多有耳。

神農本草蘿蔔條名醫別錄吳茱萸根白皮條並云：按本出史記云：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蟻瘕。蟻瘕爲病，腹大上膿黃，蹙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花一撮，即出蟻可數。

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濕寒濕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嬖傳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倉公傳此蟻蟲證也謂瘕者誤矣

病源候論云蟻蟲猶是九蟲內之一蟲也形甚小如今之蟻蟲狀亦因府藏虛弱而致發動甚者則能成痔瘻疥癬癩癰疽癥諸瘡蟻蟲是人體虛極重者故爲蟻蟲因動作無所不爲也又云三蟲者長蟲赤蟲蟻蟲也蟻

蟲至細微形如菜蟲也居胴腸間多則爲痔極則爲癩因人瘡處以生諸癩疽癥瘻癥疥癬無所不爲或云菜蟲或云如蟻蟲尤可疑焉不可決信是解也○千金方及外臺祕要所引范汪方肘後方備急葛氏方集驗方張文仲方等皆同又外臺祕要所引肘後論中云蟻蟲多是小兒患之大人亦有其病令人心痛清朝口吐汁煩燥則是也又有稱疳蠶者此謂小兒疳疾蒸熱生蛻蟲也非別有異蟲也病源候論以下別立數條者乃亦濫也

病源候論云人有嗜甘味多而動腸胃間諸蟲致令侵食府藏此猶是疊也凡食五味之物皆入於胃其氣隨其府藏之味而歸之脾與胃爲表裏俱衆土其味甘而甘味柔潤於脾胃脾胃潤則氣緩氣緩則蟲動蟲動則侵食成疳疊也但蟲因甘而動故名之爲疳也其初患之狀手足煩疼腰脊無力夜臥煩躁昏昏喜嘿嘿眼澁夜夢顛倒飲食無味而失顏色喜睡起即頭眩體重脅脛痠疼其上食五臟則心內懊憹宍食咽喉及齒齦皆生瘡出黑血齒色紫黑下食腸胃下利黑血出食肛門生瘡爛開胃氣逆則變嘔嘔急者數日便死亦有緩者正沈嘿支節疼重食飲減少而無顏色在內侵食乃至數年方上食口齒生瘡下至肛門傷爛乃死又云五疳一是白疳二是赤疳三是蟯疳四是疳疊五是黑疳詳見小兒疳條

又云濕疊病由脾胃虛弱爲水濕所乘腹內蟲動侵食成疊也多因下利不止或時病後客熱結腹內所爲其

狀不能飲食，忽忽喜睡，綿綿微熱，骨節沈重，齒無色舌上盡白，細瘡如粟，若上唇生瘡，是蟲食五藏，則心煩懊若下唇生瘡，是蟲食下部，則肛門爛開，甚者府藏皆被食齒下上齦悉生瘡，齒色紫黑，利血而濕，由水氣也，脾與胃合，俱象土胃，爲水穀之海，脾氣磨而消之水穀之精化爲血氣，以養府藏，若脾胃和，則土氣強盛，水濕不能侵之，脾胃虛弱，則土氣衰微，或受於冷，乍傷於熱，使水穀不消化，糟粕不償實，則成下利，翻爲水濕所傷，若

時病之後，腸胃虛熱，皆令三尸九蟲內虛動作，侵食五藏，上出唇口，下至肛門，胃虛氣逆，則變嘔噦，蟲食府藏，傷敗利出瘀血，如此者死，其因脾胃虛微，土氣衰弱，爲水濕所侵，蟲動成蠶，故名濕蠶也，又云有天行之濕，初得，不覺，行坐不發，恒少氣力，或微利，或不利，病成則變，嘔吐即是蟲內食於藏，又云有急結濕，先因腹痛下利，膿血相兼，出病成翻，大小便不通，頭項滿痛，小腹急滿，起坐不安，亦內食五藏，凡如此雖初證未發於外，而

心腹亦常煩懊、至於臨困、唇口及肛門方復生瘡即死也。又云、心蠶者、由藏虛、諸蟲在腸胃間、因虛而動、攻食也。謂之心蠶初不覺他病、忽忽嗜睡、四肢沈重、此蠶或食心、則心煩悶懊痛後、乃侵食餘處、診其脉沈而細手足冷、內濕蠶在心也。

千金方云、凡得傷寒及天行熱病、腹中有熱、又人食少、腸胃空虛、三蟲行作、求食蝕人五臟及下部、若齒斷無色舌上盡白、甚者唇裏有瘡、四肢沈重、忽忽喜眠、當數

看其上唇內、有瘡喰血、唇內如粟瘡者、心內懊懨痛悶、此蟲在上、蝕其五藏、下唇內生瘡者、其人喜眠、此蟲在下、蝕其下部、人不能知、可服此蝕蟲藥、不爾、蠶蟲殺人、又曰、凡患濕蠶者、多是熱病後、或久下不止、或有客熱結、在腹中、或易水土、溫涼氣著、多生此病、亦有乾蠶、不甚泄痢、而下部瘡癢、不問乾濕、久則殺人、凡濕得冷而苦痢、單煮黃連、及艾葉苦參之屬、皆可用之、若病人齒斷無色、舌上白者、或喜眠、煩憒、不知痛癢處、或下痢急

治下部不曉此者。但攻其上。不以下部爲意。下部生蟲。蟲蝕其肛門。爛見五藏。便死。燒艾於竹筒熏之。

况病源候論。千金方。以下部爛潰爲蟲之所蝕者。誤矣。此因有瘀血。而下部肌皮爛潰也。非蟲之所爲也。且其生蟲亦因爛潰生蛆也。非因蟲成爛潰也。立疳。蠶濕。蠶乾。蠶蟲之名目者。以其見不正也。况立心蠶之名。或謂蟲蝕人府藏者。皆可謂暗中摸索。終無正見者也。又按本艸有稱殺蟲者數條。此亦多是蛇蟲之事。但不明說。故難辨別耳。條去三。大略如是。未試的効。不知實。皆然否。

向所舉伏蟲。肉蟲。弱蟲。赤蟲。肺蟲。胃蟲。食蟲。蛟螭。蜻蠅膏。育心蟲。脾蟲。腎蟲。肝蟲。膈蟲。一作蟲尸。尸蟲。一作屍蟲。三蠶。濕蠶。乾蠶。心蠶。蛲瘕。短蟲等名。皆由泛濫之所致。母惑而可也。又有稱石蠶者。

熊宗立醫書大全云。秣陵人張景。患腹脹面黃。醫莫能

治徐嗣伯曰此石丸爾極難療當得死人枕煮服即往古塚中取枕煮服之得大利并丸蟲頭堅如石者五升即愈引齊書曰未詳考○按李時珍本艸綱目引陳藏器曰有

嫗人患冷滯積年不瘥宋徐嗣伯診之曰此尸疰也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乃愈于是往古塚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嫗服之即瘥張景聲十五歲患腹脹面黃衆藥不能治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丸爾極難療當取死人枕煮服之得大疣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病即瘥○按正

字通癰字下引此事則本艸疣字由是誤也疣即莊周所謂懸疣字耳於丸何干正字通亦作張景本艸所舉聲字尤可疑也

又有稱穀道蟲者

出病源候論濟世全書壽世保元同上後世謂之大孔蟲

千金方云治大孔蟲癰又云蠶蟲蝕下部癰穀道中生瘡又云治熱病蛇毒令人喜寐不知痛處面赤如醉下

利膿血當數視其人下部大小之孔。穰穰然搜然赤則蠘瘡者也。

元出張仲景云。蝕於肛者。雄黃熏之。雖然仲景惟以肛門潰蝕似蟲食。故謂之蝕耳。實非蟲之所為也。但潰爛之後生蟲。故後世醫人誤認其末。遂爲蠘蟲食下部之說也。猶是牙齦腐爛而後蟲自生。非始有蟲腐蝕牙齦也。如狐惑亦然。仲景惟云。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此言咽喉二陰潰爛爲狐惑證耳。名稱甚不是。故吾門不取焉。

金匱方論云。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卧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喝。啜。作甘草瀉心湯主之。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於肛者。雄黃熏之。此元可見始無蟲字。其非蟲之所為也。蟲字始見病源候論云。夫狐惑二病者。是喉陰之爲病也。初得狀如傷寒。或因傷寒而變成斯病。其狀默默欲眠。目攢不得卧。卧起不安。蟲食於喉。咽爲惑。食於陰。肛爲

狐惡飲食、不欲間食臭。其人面白目翕赤翕黑翕白食於上部、其聲嗄食於下部、其咽乾此皆由濕毒氣所爲也。又云、凡得傷寒時氣熱病、腹內有熱、又人食少、腸胃空虛、三蟲行作求食、食入五臟及下部、癰病之候、齒無色舌上盡白、甚者唇裏有瘡、四支沈重、忽忽喜眠、如此皆爲蟲食其肛、肛亂見五臟即死當數看、其上唇內有瘡、噉血、唇內如粟瘡者、則心內懊惱痛、此蟲在上食其五臟、下唇內生瘡者、其人不寤、此蟲食下部皆能殺人、後

世如盧和云、腹內熱、腸胃虛、蟲行求食、上唇有瘡曰惑蟲食其藏、下唇有瘡曰狐蟲食其肛、丹溪纂要、吳崑云、狐惑蟲考、醫方皆從之者也。

酒食蟲

出醫林集要

云男婦酒食蟲

穿心蟲、血鼈蟲、傳尸蟲、積血蟲、疾心蟲、馬尾細蟲。

俱出龔信古今醫鑑

皆是泛濫無要之言、吾門所可拒却、而戒慎也。故畧抄而

安爲須知所擇而可也。

又有稱蟲咬心痛者。辨在心痛條。

千金方稱蛻心痛。蟲心痛及外臺祕要所引廣濟方。延年方。張文仲方等皆同。病源候論稱心蠱亦同。

附字辨

蟲。即羽毛鱗介之總名。或作虫。或作蛻。並从省。便。但音異耳。正字通辨之甚明。康熙字典。無甚發明。又爾雅釋蟲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而刑昺疏云。此對文爾散言。則無足亦曰蟲。月令春日其蟲鱗。鄭註云。龍蛇之屬是也。此可以見爲鱗介羽毛之總稱也。蛷。蛷。三字音義並同。戶牴切。音回。若蛷。或音爲。或音尤。並非也。蛷說文作蛷。正字通。按。痼。从广。蓋指疾言。非痼即蛷也。舊註以痼爲腹中長。

蟲誤此說却迂。即是蛔俗字耳。蟻如切音饒。說文云。腹中短蟲。乃向所謂形至細微如菜蟲。即蛆也。又蠶正字通。乃粟切音匿。蟲食腸病篇海省作匿。非醫書專爲瘧蟲。蝕義。

正字通云。虫舊註呼委切音毀古虺字廣韻鱗介總名俗讀持中切非佩觴集有以蛇虫之虫爲蟲旁之蟲其順非有如此者。按說文虫、𧈧、蟲分三部。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麤或

介。或鱗以虫爲象。凡虫之屬皆从虫。孫愐許偉切。𧈧蟲之總名。从二虫。凡虫之屬皆从虫。讀若昆古魂切。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凡虫之屬皆从蟲。眞弓切。然說文訓辭錯互。前後牴牾者非一。如虫爲蝮。別名象其卧形以上似。專釋虫。義物之微細以下似。兼釋虫蟲二義。虫蟲二部又有省從虫者。如蟲作𧈧。𧈧作𧈧。蟲作𧈧。𧈧作𧈧。蟲作𧈧。𧈧作𧈧。蟲之類或全或省音義並同。安見虫之必別于虫。蟲之必別于𧈧也。此說文

分部之自相矛盾者也。六書故蟲直中切，𧈧動蚊行翾飛之屬皆从蟲。虺特一物何以爲蟲類之宗？古書未有以虫爲虺者，而融則以虫爲聲。以斯知虫與𧈧爲蟲之省文，非有二字也。備考及總要與書故同。蓋蟲爲水陸動物之通稱，象蟠屈之形。三之者會族衆意，其或爲虫爲虫从省以便書也。舊註沿說文諸韻書以虫爲古文，虺讀持中切者爲非。引郭忠恕佩觿集以證之，復引廣韻鱗介總名，又似讀蟲如毀訓。虫爲蟲既指虫爲蟲總韻會亦非。○康熙字典云：按說文王篇類篇等書引爲韻會亦非。

○康熙字典云：按說文王篇類篇等書引爲韻會亦非。○康熙字典云：按說文王篇類篇等書虫、𧈧、蟲皆分爲三部。虫、吁、鬼切；𧈧、古、𠂇切；蟲、持、中切。截然三音義亦各別。字彙正字通合：𧈧、蟲二部併入虫部，雖失古人分部之意，而披覽者易于查考，故姑仍其舊。若六書正訛以爲虫，即蟲省文，則大謬也。○今參考二書，正字通爲直快，當從其說。故雖蟲省，作虫可也。

又靈樞稱蛟螭。螭按爾雅蠶蟲並謂之螭。詳見釋蟲
邢昺疏中

蓋以腹中蛟蟲猶樹中蠹故稱螭也。但蛟元蛟龍之蛟。非螭之類。或由有蛟蟲偶似蛟形者云然耶。尤可疑焉。嘗記余治播州姬路久長里牛鹿家十二郎。微惡寒。微發熱。微欬嗽。氣力倦怠。差有瘦容。太似勞瘵。惟脉未數。會其親戚患勞瘵而死。甚懼。傳注避居郭外。急請診治。余偶遊其地。視之使速灸。凡數萬壯。後用獺肝丸。果下蟲。其狀蛟。而長幾二尺。有四足。目黑如椒目。殆如畫工所圖。蛟其人驚。

異以示之。余亦未始見如此異蟲。乃烈日暴乾。以視衆人。病遂日減。諸證退而復舊。此蟲可謂蛟螭乎。聊書以廣異聞。○又按外臺秘要諸蟲心痛條云。心腹中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痛有休止。腹中熱喜涎。是蛟蟲咬也。步甲乙經第一卷中。○今考甲乙經。作心腹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中熱渴。淡者是蛟咬也。乙經千金方云。蛟心痛。心腹中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中熱善涎。是蛟咬也。據此二書。則蛟即咬字之誤耶。咬字尤穩。當從之爲是也。

附諸蟲辨

辨應聲蟲

張杲醫說載永州通判廳軍負毛景得奇疾每語喉中必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教令學誦本艸藥名至藍而默然遂取藍挾汁而飲之少頃吐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劉襄子思爲永倅景正被疾踰年親見其愈泊宅編又陳正敏遜齋閑覽載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有小聲微之數年間其聲寢大有道士見而

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互讀本艸遇蟲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服數粒遂愈正敏其後至長沙遇一丐者亦有此疾環而觀之甚衆因教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爾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鷺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聲蟲即喉中應之以問良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艸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

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百衲居士鐵
閨山叢話已上張果所記也。

後世醫書舉應聲蟲者皆止引之。他書未嘗有言及者。原其始出巢元方舉腹內有人聲候病源候論云夫有人腹內忽有人聲或學人語而相答此乃不幸致生災變非關經絡腑臟冷熱虛實所爲也。

駁曰。凡人之腹裏鳴者。每多有之。自雷鳴酒沸蛙聲水音。以至漉漉灌灌之韻響。皆莫非空氣爲元氣所推盪逼迫。上下奔馳。自不得不作鳴聲也。決非蟲之所鳴也。猶平人。

多時不食餓極而胃中空虛則鳴聲大聞于外也。每觀瘦人意應臟腑腸胃亦共消減故腹鳴者多矣。嘗記都下有宇野之鼎者身材清臞多病自養常戲告人曰須聽我腹鳴乃隨呼吸進退腹皮則腹裏大鳴此由臟腑消瘦有空隙地而其間之空氣被推動而作聲也亦非蟲之所爲也。如胎在腹裏不能發聲纔出產戶直即發聲如蠍蟲寸白蟲在腸胃中亦然絕未嘗聞有作聲者以聲自不可出也。若夫稱應聲蟲者每詰腹中應答殆如響巖谷神然尤可

恠焉假令實有蟲亦當在腹裏不能作應答之聲也必矣。且其治法在讀本艸一則至藍而不應一則至雷丸而不應而謂由蟲畏惡此二物也既見其或畏藍或惡雷丸則意應其畏藍者不始惡雷丸惡雷丸者不始畏藍設使今有一應聲蟲病倘取本艸讀之至藍亦不畏而應至雷丸亦不惡而答則當有盡本艸皆應而不畏惡天地變化每無窮極則雖使有應聲蟲亦應不一樣如此則將用何物以治之耶抑又可以冥搜妄索尋到何書揅妙藥耶足

發一笑焉乃知其病其治皆是妄誕而非實也况於其謂吐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者乎妄豈有過于此哉余故斷曰此疾決無之事也而如醫人曾無一人說破其妄此素方技之流亦不足深責也如張鷺蔡絛方勺陳正敏董徒間怪異不正其事之實否漫筆之書使後人致疑惑其過失有更甚於醫人者也亦可以見其無實見正識之所致也

辨誤吞水蛭

行余醫言

諸蟲辨

四十四

一本堂藏書

張果醫說載吳少師在關外嘗得疾數月間肌肉消瘦每日飲食下咽少時腹如萬蟲攢攻且痒且痛皆以爲勞瘵也張銳是時在成都吳遣驛騎招致銳到興元既切脉戒云明日早旦忍飢勿啖一物俟銳來爲之計旦而往天方剝暑白請選一健卒趨往十里外取行路黃土一銀盃而令厨人旋治麪將午乃得食繩放筋取土遙至於是溫酒一升投土攬其內出藥百粒進於吳飲之覺腸胃掣痛幾不堪忍急登溷銳密使別坎一穴使之入喉矣自此遂得病銳曰蟲入人肝脾裏勢須滋生常日遇食時則聚丹田間吮咂精血飽則散處四肢苟唯知殺之而不能掃盡故無益也銳是以請公枵腹以誘之此蟲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飢畢集故一藥能洗空

掠吳以行須臾暴雨下如傾穢惡斗許有馬蝗千餘窠轉盤結其半已困歿吳亦憊甚扶憇竹榻上移時方餵粥一器三日而平始言去年正以夏夜出師中塗燥渴命候兵持馬盂挹澗水甫入口似有物焉未暇吐之則徑入喉矣自此遂得病銳曰蟲入人肝脾裏勢須滋生常日遇食時則聚丹田間吮咂精血飽則散處四肢苟唯知殺之而不能掃盡故無益也銳是以請公枵腹以誘之此蟲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飢畢集故一藥能洗空

之耳。吳大喜，厚賂以金帛送之歸。庚志又寧國衛承務者，唯一子，忽得疾，羸瘦如削，醫以為療疾，治療無益。醫劉大用問其致病之因曰：嘗以六月飲倡家醉臥卓上，醒渴求水不得，前有菖蒲盆水，清潔舉而飲之，自是疾作。劉默喜密遣僕掘田間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兩盃，置几上，令隨意飲。衛子素厭疾苦，不以穢為嫌，一飲而盡。俄腸胃間攻轉攬刺，久之始定，續投以空藥百粒，隨即洞泄，下水蛭六十餘條，便覺襟袍豁然。劉曰：此蓋盆中所誤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養，蕃育種類，每粘着五臟牢不可脫，然久去汙渠，患其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然延龜別以藥調補，類編又有人因醉薄暮渴，飲道傍田水，自此忽患胸腹脹滿，遍醫不效，人亦莫識其病。因幹宿客邸，夜半思水飲，令僕覓之，僕夜捫索，見有缸數隻，疑店主以此貯水，遂取一椀與其主飲，便覺胸次豁然，再索之，忽覺臟腑急，於店仄空地大瀉一二行，平明視之，所瀉乃水蛭無數，繼看夜來所飲缸水。

子余醫言 諸蟲辨

乃主人刈藍作澱者其病頓愈方思前時渴飲田水不覺誤吞水蛭在腹遂成脹痛之疾乃蛭爲害今人耘田爲此蟲所齧以澱塗之無不愈也

駁曰凡飲食之入人腸胃也雖有少遲速亦皆莫不腐化而精粹蒸成血精糟粕下成屎溺此乃平人之常也以其元氣健運也倘今有誤吞水蛭者已入胃中則當直死若中其毒則或當大瀉或下血此其所也若不速死則當蠕動腹痛不堪苦惱雖然水蛭畏鹽過于他蟲而人之飲食

皆莫不用鹽調和者則水蛭終當死其毒發則或瀉或下血亦其當然也而不如是曾無痛苦瀉下之異水蛭徒在腸胃間蕃息滋長者決無之事也設使久腸胃則當如此若活腸胃則當不然何也果其元氣健運則腸胃中之物無一不腐化者豈有飲食則如常腐化而水蛭則不腐化而獨滋息之理乎此甚易曉之事耳何不悟耶蓋腐儒庸醫不學正學不知正道理故也又按神農本草云去腸中蛭蟲馬蓼此亦可疑焉或視寸白蟲誤認爲此爾恐非實

然即是本艸之不可信據者也偶有一事思得余家畜牛
猫二十餘年常臥坐隅數見其肛門。宐寸白蟲色白長五
六分。當華中猶能蠕動而展則至一寸餘縮則不過三四
分而圓如小豆許。如人之寸白蟲亦作是狀態。展則長而
細縮則短而圓。觀夫水蛭亦其展縮如是無少異。由是乃
疑如彼謂下水蛭數十條者。苟果有之必應是寸白蟲耳。
若短寸白蟲比比有之或是此爾。聊書以告子弟。

名醫類案載華佗治一人忽患胸中煩惱面赤不食診

之曰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
再服須臾吐出蟲三升許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
所苦遂愈又一婦人忽生蟲一對於地能行長寸餘自
後月生一對醫以苦參加打蟲藥爲丸服之又生一對
埋於土中過數月發而視之暴大如拳名子母蟲從此
絕根。

又陸顥吳郡人自幼嗜麪食食愈多而質愈瘦胡人以
藥吐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此名消麪蟲實天下

儒門第親云元丘
王孚妻病胸膈不利口流涎沫自言咽
下串中常雷声痛作微痛又復發脊
脣化癰利尿等症
作微痛又復發脊
脣化癰利尿等症
不損表皮之一涌
而出雪白虫甚長
五寸才有尺竟牙
齒生於涎中病者
念而浙之汗有白
髮一茎此曰白絲
又伯形容人髮
瘕一曰虫步立步

之奇寶也。其說甚異，不具述。說淵。

又一人患腦痛，爲蟲所食。或教以桃葉枕，夕蟲自鼻出。形如鷹嘴，莫能識其名。遜齋閱覽。

又從政郎陳樸富沙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即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貓，極愛之，常置於傍。一日命取鹿脯，自嚼而啖。猫至於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於地頭尖，匾類，搗沙魚身，如蝦殼長八寸，漸大，侔兩指，其中盈實。

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如小鰥，人莫識其爲何物。蓋聞肺香而出，高氏疾即愈。類編。

又休寧西山金舉人嘗語人曰：予嘗病小腹甚痛，百藥不應。一醫爲灸，關元十餘壯。次日，草中溼溼，而痒，視之，如蟲出四五分，急用鐵鉗扯出，果長五六寸，連者蟲出。如此者七，痛不復作。初甚驚恐，後則視以爲常，皆用手扯此，亦偶中也。仲景云：火力雖微，內功有力。蟲爲火力所逼，勢不能容，故從溺孔出也。其人善飲，胃內膀胱不

無濕熱遇有留血瘀濁則附形蒸鬱爲蟲矣。

又汪石山治一婦每臨經時腰腹脹痛。王石滛滛蟲出如鼠粘子狀綠色者數十枚後經水隨至即令以酒煮黃連爲君白朮香附爲臣研末粥丸空腹吞之月餘經至無蟲且姪矣。

虞搏治婦人陰蝕瘡陰戶中有細蟲其痒不可當食入臟腑即死令人發寒熱。醫學正傳。

謝肇淵曰蟲有應聲者在人腹中有聲輒應有消鈣者。

食鷄數斗立盡有銷魚者安數斗膾中鱠即成水亦能銷人腹塊有名酒者元載聞酒氣即醉醫於其鼻尖挑一青蟲謂爲酒甕從此能飲有名怪哉者冤氣所結得酒則消有名鞠通者喜食枯桐尤嗜古墨耳聾人置耳邊立効有名脉望者蠹魚三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蚯蚓而溫會江州死嗜漁人背者大如葵葉眼遍其上一眼一針竟不識其何蟲也五雜俎駁曰如華佗治蟲蓋妄談耳何者吐出蟲三升許其蟲半

身猶是生魚膾。此其腸胃中爲何等冷瘡邪。嗚呼。生魚膾在腸胃間。曾不腐化。則是死腸胃耳。况半爲蟲者乎。其間雖使頃刻。若是活腸胃。則不能無腹痛泄下之苦惱。何止胸中煩憊。而亦不食乎。此必決無之事也。蓋欲贊華佗奇術。妄作虛話。反承之羞耳。如剗腹洗腸亦然。皆是妄談不足信者也。如子母蟲。消麪蟲。自鼻出蟲類。搦沙魚蟲。俱是變怪不可信者。雖使有之。亦是一有而不復再有之事。非所以廣見識。備異聞。爲法準也。畢竟俗講僧之因果談演。

曲家之雜劇話耳。何足以舉論哉。如陰莖中玉戶中所出之蟲。則患癰。與癰瘡。與帶下者。間有之。或因爛潰腐膿而生者。亦是希有之事也。如謝肇淪所舉者。亦同。蓋謝氏雖才氣絕倫。而學問博雜不正。喜說幻怪。漫逞多闇。不能嚴持正議。勘破僞妄。故終篇多涉異說者也。惜乎。以彼俊才。純一熟聖學。則破迷辨惑。鴻益不少。徒駕泛濫之說。雜譚天地人事物。噫。自古有才者。多疎於實學。可勝嘆哉。又如蛟龍病。蟲癥。鼈癥。米癥。食癥。髮癥。蟲癥。蛇瘕。解二瘕。

酒瘕。穀瘕。肉瘕。魚瘕。雞瘕。酒鼈。氣鼈。血鼈。肉鼈。俱在癥門。
一一辨之。大槩十而九爲虛誕。勿爲之所惑焉可也。

錄補

由濕熱或由生冷、或由肥甘、或由滯膩皆可生蟲。非獨
濕熱已也。然以數者之中、又惟生冷生蟲爲最。即如收
藏諸物、但着生水、或近陰濕、則最易蛀腐。非其義乎。故
凡欲愛養小兒、極當節其水菓、以防敗脾。此實緊要之
一端也。又云蟲之爲病、其類不一。或由漱而甚、或由少
而多、及其久而爲害、則爲腹痛食減、漱至羸瘠而危者
有之。凡蟲痛證、必時作時止、來去無定。或嘔吐青黃綠
水、或吐出蟲、或痛而坐臥不安、或大痛不可忍、面色或

青或黃或白而昏則紅然痛定則能飲食者便是蟲積之證速宜逐之又云驗治法昔一人患心腹大痛或止或作痛不可忍凡用去積行氣等藥百方不効但於痛極時須用拳槌之痛得少止而旋止旋作久不能愈日加困弊莫測其故忽一胡僧見之曰余能治也遂令病者先食香餌繼進一丸打下一硬嘴異蟲遂愈此因蟲啮腸臟所以痛極槌之則五內震動蟲亦畏而歛伏不槌則蟲得自由所以復作此亦驗蟲奇法故凡見心腹

痛證但用揉按重捻而痛得暫止者多有因蟲而然也

見景岳全書

張介賓比之元明諸醫流頗多所發明故其說間有可取者今附一二條于此以示子弟惜乎猶隔一層之蔽障以其在方技中不能看破邪說也爲可憾耳如孫文胤雖才不及張氏亦稍有似者故其說亦間有可喜者此亦不免醫家者流之通套也其說在丹臺玉案中可考見也

一本堂行餘醫言卷之四畢

錄補

于余醫言

五十三

一本堂藏書

